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十三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八

萬士和 王之誥 劉一儒

吴百朋 劉應節 徐栻

王遴 畢鏘

舒化 李世達

曾同亨　弟乾亨　辛自修

溫純　趙世卿

李汝華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父吉桐廬訓導有學術士和成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父喪除乞便養母改南京兵部累遷江西僉事歲裁上供瓷器千計遷貴州提學副使進湖廣參政撫納叛苗二十八砦以功賚銀幣三殿工興採木使者旁午士和經畫備至民賴以安遷江西按察使之官踰期劾免

起山東按察使再遷廣東左布政使政事故專決於左士和曰
朝廷設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軒輊乃約右使分日治事召拜應
天府尹道遷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奏請便民六事隆慶初
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禮部進左引疾歸神宗立起南
京禮部侍郎署國子監事萬歷元年禮部尚書陸樹聲去位張
居正用樹聲言召士和代之條上崇儉數事又以災祲屢見奏
乞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請多犯時忌諳達及所部貢馬
邊臣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有成額毋狥邊臣額外請從之方

士倚馮保求官士和持不可成國公朱希忠歿居正許贈王士和力爭給事中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於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劾之遂謝病去居正歿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引年不赴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王之誥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吉水知縣遷戶部主事改兵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討師尚詔有功轉參議調大同兵備副使以擣板升功增俸一級進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大興屯田每營墾田百五十頃役軍四百人列上使

宣八事行之台為兵部右侍郎尋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隆慶元年就進右都御史諳達犯石州之詔令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參將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吳山西副總兵田世威等出天門關遏其東歸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岳不敢前石州遂陷殺人數萬所過無孑遺大掠十有四日而去事聞維岳世威寶論死繼洛戍邊吳落職之詔以還守南山止䏈二秩明年詔之詣以左侍郎巡視薊遼保定宣大山西侍郎劉燾巡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之詔以疾辭代以冀練已復因給事

中張鹵言皆罷不遣三年起督京營進右都御史總督陜西三邊軍務以延寧將士搗巢功予一子官遷南京兵部尚書神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張居正專政之詔與有連每規切之萬歷三年乞假送母歸踰時不至被劾會之詔亦奏請終養遂報許其後居正喪父奪情杖言者闕下歸葬還闕之詔以召還直臣收人心為勸卒贈太子太保諡端襄有夷陵之劉一儒者字孟真居正姻也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屢官刑部侍郎居正當國嘗貽書規之居正歿親黨皆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尋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居正

女歸一儒子珠琲紈綺盈箱篋一儒悉扃之別室居疋死貲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南京御史李一陽請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不赴名卒於家天啟中追謚莊介

吳百朋字惟錫義烏人嘉靖二十一年進士授永豐知縣徵拜御史歷按淮陽湖廣擢大理寺丞進右少卿四十二年夏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軍務巡撫南贛汀漳與兩廣提督吳桂芳討平河源賊李亞元程

鄉賊葉丹樓又會師破倭海豐初廣東大埔民藍松山余大眷倡亂流劫漳延興泉間官軍擊敗之奔永春與香寮盜蘇阿普范繼祖連兵犯徳安為都指揮耿宗元所敗偽請撫百朋亦陽罷兵而誘黨為内應先後悉禽之惟三巢未下三巢者和平李文彪據岑岡龍南謝允樜高沙賴清規據下歷時朝廷以倭患棘不討且十年文彪死子珍及江月照繼之益猖獗四十四年秋百朋進右副都御史廵撫如故上疏曰三巢僭號稱王旋

撫㳂叛廣東和平龍川興寧江西龍南信豐安遠蠶食過半不亟討禍不可言三巢中惟清規跨江廣六縣最逆命用兵必自下歷始帝永部議從之百朋乃命守備蔡汝蘭討禽清規於苦竹嶂羣賊震懾隆慶初吏部以百朋積苦兵間稍遷大理卿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請留百朋勦賊詔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作宜且聽撫帝從之尋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乞終養不許改刑部右侍郎父喪歸起改

兵部萬歷初奉命閱視宣大山西三鎮百朋以糧餉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番馬逆黨八事核邊臣督撫王崇古吳兌總兵郭琥以下陞賞黜罪有差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番族部落士馬强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以省母歸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刑部尚書踰年卒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井陘兵備副使兼轄三關三關屬井陘道自此始四十三年以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母喪

歸隆慶元年起撫河南諳達寇石州山西騷動詔應節赴援已寇退會順天廵撫耿隨卿生殺平民充首功逮治改應節代之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廵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譚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奏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又因御史傅

孟春言議諸鎮積貯當計歲豊歉常時以折色便軍可以積粟凶歲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又明年建議通漕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輓甚苦今白水流城西去而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為一流水深漕便舊昌平運額兵十八萬石有竒今止十四萬石密雲僅得十萬惟賴名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聞通倉米多紅朽若

漕五萬於客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千兩留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惠客雲免僉商一舉而三善備矣報可給事中陳渠以薊鎮多虛伍請核兵省餉應節上疏曰國初設立大寧薊門猶稱內地旣大寧內徙三衛反覆一切防禦之計與宣大相埒而額兵不滿三萬倉卒名付兵疲於奔命又半孱弱於是議減客兵募土著而游食之徒蟻聚飽颺請清勾逃軍而所勾皆老稺又未必安於其伍本鎮西起鎮邊東抵山海因地制

兵非三十萬不可令主客兵不過十三萬而已且宣府地方六百里額兵十五萬大同地方千餘里額兵十三萬五千令薊昌地熏三鎮而兵力獨不足援彼例此何以能守以令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使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背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庭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戍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隣鎮亦目前苟安之計令皆不然徵

兵如爽棋請餉如乞糴操練如摶沙教戰如談虎邊長兵寡掣襟肘見令為不得已計姑勾新軍補主兵舊額十一萬與入衛客兵分番休息庶軍不告勞稍定邊計部議行所司清軍而補兵之說卒不行萬歷元年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進南京工部南書名為戎政尚書改刑部錦衣馮邦寧者太監保從子道遇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說會雲南參政羅汝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談禪給事中周良寅疏論之遂偕汝芳劾

罷卒贈太子少保初王宗沐建議海運應節與工部侍郎徐栻請開膠萊河張居正力主之用栻兼僉都御史以往議鑿山引泉計費百萬議者爭駁之名栻還罷其役栻常熟人累官南京工部尚書

王遴字繼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紹興推官入為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峭直矜節槩不妄交同官楊繼盛劾嚴嵩及其孫效忠冒功事下部覆世蕃自為稾以屬武選郎中周冕冕發之反得罪尚書聶豹懼趣所

司以世蕃槖上遴直前爭豹怒竟覆如世蕃言繼盛論死遴為貲粥饘且以女字其子應箕嵩父子大恚摭他事下之詔獄事白復官及繼盛死收瘞之遷山東僉事再遷岢嵐兵備副使有威名為廵撫所忌劾去官民相率訟寃詔許起用四十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延綏寇大入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歿總督陳其學陝西廵撫戴才坐免遴貶俸一秩隆慶改元寇六人塞皆失利去而御史温如玉論遴不已觧官候勘後御史楊鈐

勘上其功遂以故官巡撫宣府總兵官馬芳驍勇恐不敢深入邉乃大興屯田邉儲頼之秩滿進右副都御史尋召拜兵部尚侍郎省親歸起協理戎政神宗立張居正秉政遴其同年生然雅不相能會議閱邉請行命往陝西四鎮峻絶餽遺事竣遴移疾歸居正殁始起南京工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守備中官邱得用濫役營軍遴奏禁之因奏行計安留都十二事召拜户部尚書先奏詔蠲除及織造議留共銀百七十六萬餘兩

命於太倉庫補進遴言陛下歷十餘年之儲積僅三百餘萬今因一載蠲除即收補於庫計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補之資矧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十萬令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庫積非源泉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僅積八百萬石足償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三年而止詔許一年時尚寶丞徐貞明御史徐待開京東水田遴力贊之議遂决故事户部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

濟邊銀九萬兩為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璫執爭未幾
詔取金四千兩為慈寧宮用璫又力持皆不納已陳理
財七事請崇節儉重農務督逋負懲貪墨廣儲蓄飭貢
市帝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飭所司議行時釋教
大盛璫請汰其壯者歸農聚衆修齋者坐左道罪禮部
尚書沈鯉請如璫言詔已許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
止改兵部尚書遼東總兵官李成梁賂遺徧輦下不敢
至璫門璫在戶部頻執爭已為中官所嫉會帝閱壽宮

中官持御批索馬遴以為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發部無徑下部者援故事執奏帝不悅大學士申時行嘗以管事指揮羅秀屬遴補錦衣僉書遴格不許時行乃調旨責遴擅留御批失敬上體御史因交章劾遴遴乞休去張佳允代之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滕祥奴賄入禁衛往歲營僉書尚書遴持正為所中傷去未幾秀即躐用物議沸騰於是黜秀佳允亦罷遴雖退聲望愈重以年高存問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贈太子太

保天啓中追謚恭肅

畢鏘字廷鳴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擢浙江提學副使遷廣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再遷湖廣右布政使名為太僕卿未至改應天尹海瑞撫江南移檄京府等於屬吏鏘却不受瑞察鏘政吏與善進南京戸部右侍郎督理糧儲萬歷二年入為刑部右侍郎改戸部總督倉塲擢南京戸部尚書謝病去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吏部徵為戸部尚書帝以風霾諭所

司陳時政鍔以九事上中言錦衣旗校至萬七千四百餘人内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濫州縣文田滋弊雲南數鑄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再停請酌土俗人情毋率意更改至袍服綿綺歲有積餘何煩頻織天燈費鉅萬尤不經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他所奏並多切要近倖從中撓之不盡行鍔乃引年乞罷予馳驛歸鍔遇事守正有物望年及八十賜存問加太子少保後凡存問者再其孫

汝稷奉表入謝詔以為太學生年九十三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衡州推官改補鳳陽擢户科給事中隆慶初三遷刑部給事中帝任宦官吉多從中下化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當則臣等論劾若竟自敕行則喜怒未必當而法司與臣等俱虛設詔是其言冬至郊天聞帝咳聲推論陰陽姤復之漸請法天養微陽詞甚切直有詔

言災眚洊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廠衛密察化俗同列言廠衛徼廵輦下惟詰奸宄禁盜賊耳駕馭百官乃天子權而糾察非法則責在臺諫豈廠衛所得干令命之刺訪將必開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善類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為治且廠衛非能自廉察必屬之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害帝並不從已而事竟寢校尉負屍出北安門兵馬指揮孫承芳見之疑有奸繫獄鞫訊詞連內官李陽春楊

春懼訴於帝言尉所負非死者出外乃死承芳妄生事刑校尉帝信之杖承芳六十斥為民化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勘問不納四年熱審請釋纍臣鄭履淳李芳及朝審又請釋李已皆得宥時髙拱當國路楷楊順以搆殺沈鍊論死拱欲為楷地謂順首禍順死楷可勿坐化取獄牘示拱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識罪首拱又議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意即欲勿罪宜何辭忤拱出為陝西參政再疏致仕歸萬歷初累擢太僕

少卿復以疾歸由南京大理卿名拜刑部左侍郎雲南
緬賊平帝御午門樓受俘化讀奏詞音吐洪亮進止有
儀帝目屬之會刑部缺尚書手詔用化化言陛下仁心
出天性知府錢若賡知州方復乾以殘酷死戍請飭大
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兩
廡手加更定今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擬議已經定議
者又詔加等處斬是謂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時災
異頻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之會續修會典因輯嘉靖

三十四年以後事例與刑名相關者三百八十二條奏之詔頒示中外十四年應詔陳言請信詔令清獄訟速訊讞嚴檢驗禁宄濫而以格天安民歸本聖心帝嘉納焉帝慮羣下欺罔間有訐發輒遣官逮捕牽引証佐文案累積化言主術貴執要不當侵有司徒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反得緣以飾非潞王府小校以事為兵馬司吏目所笞帝怒逮吏目下詔獄掠死又罪其捕卒七人化爭之詔罪為首一人餘並獲宥明年京察拾遺南京科

道論及化遂三疏乞歸帝不許會當處囚復起視事中官傳帝意宥重辟三十餘人化爭不可詔卒從其議尋稱病篤乃聽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僖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中與陸光祖並為尚書所倚隆慶初丁曾祖憂起右通政歷南京太僕卿萬歷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上改撫浙江旋移疾歸起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黃河

南侵淮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城寶應汜光湖風濤險惡歲漂溺請開越河殺水勢俱報可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名改戶部復改吏部進右侍郎擢南京吏部尚書就改兵部參贊機務僟名為刑部尚書中官張德毆人死世達請置於理刑科唐堯欽亦言之德遂屬吏大興知縣王階坐撻樂舞生下吏帝容遣兩校尉偵之讞日為廵風主事孫承榮所拒校尉還奏帝怒詰世達世達言偵伺非大體承榮竟奪俸東廠太監張鯨有罪言官

交劾帝曲貸之世達執奏帝乃屏鯨於外駙馬都尉侯
拱宸僕毆平民抵法世達請並坐拱辰乃草其任命國
學肄禮罪人焦文粲法不當死帝怒入之會朝審命户
部尚書宋纁主筆世達言於纁薄文粲罪忤旨詰問復
據法以對帝卒不從時帝燕居多暴怒近侍屢以非罪
死世達因災異上書以諷浙江饑或請令罪人出粟除
罪世達言法不可廢寧赦毋贖赦則恩出於上法猶存
贖則力出於下人滋玩識者韙之改左都御史兵馬指

揮何价庢死三人御史劉思瑜庇之世達劾奏帝鐫思
瑜秩復劾罷御史韓介等數人帝深惡言官下詔申飭
責以挾私報復世達言效忠持正者語雖過激心實無
他即或心未可知而言不可廢並宜容納惟緘默依阿
然後加黜罰則讜言日進邪説漸消報聞二十一年與
吏部尚書孫鑨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盡考功郎中
趙南星被劾貶官世達力爭之反除南星等名遂求去
不許其秋吏部侍郎趙用賢以絶婚事被訐世達白其

無罪郎中楊應宿鄭村疏詆世達遂連章乞休去歸七

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肅

曾同亨字于野吉永人父存仁雲南布政使同亨舉嘉

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進吏部文選主

事故事丞簿以下官聽胥吏銓注同亨悉躬親之與陸

光祖李世達齊名隆慶初為文選郎中薦用佚遺幾盡

進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歷初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御史劉臺得罪張居正同亨

臺姊夫也給事中陳三謨欲並逐之奏同亨嬴不任職詔調南京遂移疾歸九年京察拾遺給事中秦燿御史錢岱等復希居正指列同亨名勒休致居正卒起南京太常卿名為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督治壽宮節浮費三十餘萬由左侍郎進尚書軍器自外輸率不中程奏請半收其直又請減織造之半皆報可汝安王妃乞橋稅同亨拒之帝竟如妃請内府工匠隆慶初數至萬五千八百人尋汰二千五百人而中官濫增不已同亨疏

請清釐已得旨申官復奏寢之給事中楊其休疏爭弗納同亨弟乾亨請裁冗員以裕經費京衛諸武臣謂減己月俸也大譁伺同亨出朝圍而譟之同亨再乞休不得請九門工成加太子少保力乞去詔乘傳歸起南京吏部尚書辭不拜久之再起故官累辭乃就職税使所在虐民同亨極諫三十三年大計京官與考功部徐必達持正不撓是年北察失執政意中旨留給事中錢夢皐等南察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同亨適給由入都

遂引疾詔加太子太和致仕同享初入吏部嚴嵩其鄉人
尚書吳鵬則父同年也同亨無私謁嘗止宿署舍彌月
不歸雅與羅汝芳耿定向善尚書楊博痛詆偽儒同亨
曰此中多闇修非可槩斥即使陽假名義視呈身進取
恬不知耻者孰愈哉卒年七十有五贈少保謚恭端弟
乾亨字子健從羅洪先學登萬歷五年進士除合肥知
縣調休寧擢御史給事中馮景劾李成梁被謫乾亨以
尚書張學顔右成梁也並劾之帝怒黜為海州判官稍

遷大名推官歷光祿少卿十八年冬敕兼察御史閱視大同邊務劾罷總兵官以下十餘人大同土兵歲餉萬二千石兵自徵之民不勝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盡汰之屢奏邊備事宜輒中機要諸武弁之詬同亨也大學士王家屏遺諭之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於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諸人乃散去尚書石星言責臣被辱太傷國體給事中鍾羽正亦言之不報家屏密揭力爭乃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璧祿半歲而治首事者

以法乾亨尋進大理丞遷少卿考功郎趙南星以考察事被斥乾亨論救侵執政復移書辨之廷推巡撫者三俱不用遂引疾歸未幾卒乾亨言行不苟與其兄並以名德稱

辛自修字子吉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海寧知縣擢吏科給事中奏言吏部銓注遴才要矣量地尤急邇京府屬吏以大計去者十之五豈畿輦之下獨多不肖哉地艱而事猥也請量地劇易以除官量事繁簡以注

考吏部善其言請令撫按舉劾如自修議廵視京營劾

典營務鎮遠侯顧寰協理僉都御史李燧請戒寰罷燧

從之歷遷禮科都給事中誠意伯劉世延不法自修極

論其奸詒革任禁錮隆慶元年給事中胡應嘉言事斥

自修疏救未幾論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

郭文英贈謚以可成由黄冠文英由工匠可學隆禧俱

以方藥進也擢大僕少卿引疾歸萬歷六年起應天府

丞再遷光祿卿以右僉都御史廵撫保定六府奏减均

徭里甲銀六萬兩增築雄任邱二縣堤以禦滹沱水患每歲防秋廵撫移駐易州徵所部供費防秋已罷徵如故自修奏已之入歷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沈汝梁者廵視下江用餽遺為名盡括所部贖鍰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懲貪吏乃命逮治汝梁而名自修為左都御史十五年大計京官政府欲庇私人去異已吏部尚書楊巍承意指惟謹自修患之先期上奏請勿以愛憎為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而政

府不悦有貪競者十餘輩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給事中陳與郊自度不免遂言憲臣將以一眚棄人一舉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悉獲免已而御史張鳴岡等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故以督　工與中官張誠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訐自修挾讐主使與郊及給事中吳之佳助之御史高維崧趙𡚁張鳴岡左之宜不平劾起鳴飾非詭辯帝先入張誠言頗疑自修得疏益不悦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舉

堪此任者維崧等具疏引罪無他舉帝怒悉出之外給事中張養蒙申救亦奪俸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爭語侵嬖倖帝下之詔獄酷刑究主者無所承乃削其籍自修不自安亟引疾歸自修之進也非執政意故不為所容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復以工部尚書召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謚肅敏德新安福人後起官至光祿丞

温純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壽光知縣徵為戶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穆宗既禫除猶不與大臣

接純請遵祖制訪羣工親決章奏報聞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倭陷廣東廣海衛大殺掠而去總兵劉壽以戰却聞純劾壽欺罔時方名壽督京營遂置不問黔國公沐朝弼有罪詔許其子襲爵純言事未竟不當遽襲中官陳洪請封其父母純執不可言官李已石星獲譴疏救之初趙貞吉更營制三營各統於一大將以恭順侯吳繼爵典五軍而都督袁正焦澤曲神樞神機繼爵恥與同列固辭帝為罷二人盡易以勛臣純請廣求將才毋

拘世爵不納已復命文臣三人分督之時號六提督純以政令多門極陳不便遂復舊制諳達請貢市髙拱定議許之純以為弛邊備非中國利出為湖廣參政引疾歸萬歷初用薦起河南參議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起左副都御史廵撫浙江入為户部左侍郎進右副都御史督倉塲母憂去起南京吏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父老乞養歸終養召為左都御史礦税使四出有司建議槩罣純極論其害請盡釋之不報已諸閹益

橫所至剽奪汙人婦女四方無賴奸人蠭起言利有請開雲南塞外寶井者或又言海外吕宋國有機易山素産金銀歳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或言淮揚饒鹽利用其筴歳可得銀五十萬帝欣然納之遠近駭震純言緬人方伺隙寶井一開兵端必起叅元俊一塩犯數千贓不能輸而欲得五十萬金將安取之機易山在海外必無徧地金銀任人往取不過假借詔旨開出禁物與番人市易利歸羣小害貽國家乞盡捕諸奸人付臣等

行法而亟撤税監之害民亦不報當是時中外爭請
罷礦税帝悉置不省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倡諸大臣
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為霽
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乃退已而卒不行廣東李鳳陜
西梁永雲南楊榮並以礦税激民變純又抗言税使竊弄
陛下威福以十計參隨憑藉税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
民竄身為參隨爪牙以萬計宇内生靈困於水旱困於
採辦營運轉輸既置然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

萬虎狼耶顧即日罷礦稅逮鳳等寘于理亦不報先是
御史顧龍楨廵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毆之
泮即棄官去純劾罷龍楨御史于永清按陜西貪懼純
舉奏倡同列救龍楨顯與純異以脅制純又與都給事
中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搆狀
並及文蔚語頗侵首輔沈一貫一貫等疏辨帝為下永
清文蔚二疏而純劾疏留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
丐罷乃謫永清純遂與一貫忤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

皆一貫私人先後劾純御史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純求去章二十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留之而純乃不得已强起視事及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正域辨誣楚宗人戕殺撫臣純復言無反狀一貫怨益深三十二年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一貫所欲庇者兆斗及錢夢臯等皆在謫中疏入久之忽降旨切責盡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下純求去益力夢臯兆斗既留則連章訐純楚事言純曲庇叛人且誣以

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臯等夢臯等亦再疏劾純求勝

俱留中已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恃

朋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竟批

夢臯等前疏予純致仕夢臯兆斗亦罷歸純清白奉公

五主南方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臣卒

贈少保天啟中追謚恭敏

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

事張居正當國政尚嚴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

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為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又數重譴言事者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論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為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摭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豈盡庸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然如往歲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材之士所以內自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

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効忠於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為公任怨遂出為楚府右長吏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歸居正死起戶部郎中出為陝西副使累遷戶部右侍郎督理倉場世卿饒心計凡所條奏酌劑贏縮軍國賴焉戶部尚書陳渠有疾侍郎張養蒙避不署事帝怒並罷之而進世卿為尚書時礦稅使四出為害江西稅監潘相至

擅捕繫宗室曩時關稅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為稅使所奪商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歲入益寡國用不支邊儲告匱而内供日繁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宫帑日充羨世卿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數不許乞發内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復忤㫖切責世卿又請正潘相罪且偕九卿數陳其害皆不納世卿復言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揭竿非遠不及今罷之恐後將無及帝亦不省三十二年

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
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為額世卿上言鄉者旣免
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於天下令成欲免稅額之半
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貂璫尚存而陛下反漠然
不動心乎不報其夏雷火燬祖陵明樓妖蟲蝕樹又大
雨壞神道橋梁帝下詔咨實政世卿上疏曰今日實政
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主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
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德計不可不罷者

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務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椎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雞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恣睢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餘恨人與為怨讙譟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及是為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

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絀稽闗稅而闗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絶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埽是為國課計不得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令委草莽是為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于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於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

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蹷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返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令天譴頻仍雷火妖蟲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令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帝優答之而不行至三十四年三月始詔罷礦使稅亦稍減然遼東雲南四川稅使自若吏民尤苦之雲南遂變作

楊榮被戕而西北水旱時時見告世卿屢請減租發振國用益不支踰月復奏請捐内帑百萬佐軍用不從世卿遂連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許先是福王將婚進部帑二十七萬帝猶以為少數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誶語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為辱國疏聞於朝帝置不問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引故事力爭詔減三之一世卿復言陛下大婚止七萬長公主下嫁止十二萬乞陛下再減損一倣長公主例帝不得已

從之福王新出府第設崇文稅店爭民利世卿亦諫阻

世卿素勵清操當官盡職帝雅重之吏部缺尚書嘗使

兼署推舉無所私惟楚宗人與王相訐世卿力言王非

偽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輔政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

世卿黨比於是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

史蘇為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遂杜門乞去章復

十餘上不報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城候命明年

十月乘柴車徑去廷臣以聞帝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

贈太子少保

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萬歷八年進士授兖州推官徵授工科給事中嘗劾戎政尚書鄭洛不職及出閱甘肅邊務洛方經畧西事主和戎汝華䟽洛畏敵貽患且劾諸將吏侵軍資復請盡墾甘肅閒田還朝歷吏科都給事中多所糾擿尋遷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南贑稅使四出議括關津諸稅輸内府汝華以稅本餉軍力爭止之既而詔四方稅務盡領于有司以其半輸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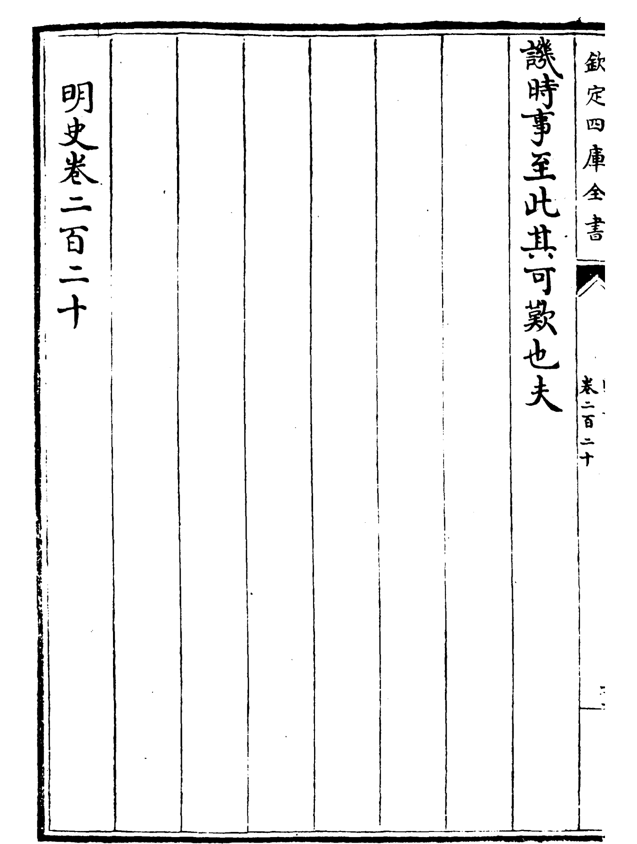
監進内府半輸户部獨江西藩相勒有司悉由己輸汝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如相議且推行之四方汝華在贛十四年威惠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名拜户部左侍郎尚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福王莊田四萬頃詔㫖屢趣不能及額汝華數偕廷臣執爭僅减四之一及王既之國詔許自遣使督租所在驛騷内使閻時詣汝州杖二人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不納畿輔山東大饑因汝華言出倉米平糶且發銀以振汝華復

奏行救荒數事兩地賴之先是山東饑蠲歲賦七十萬
是年盡蠲又百七十餘萬汝華以邊餉不繼請天下稅課
未大內藏者暫留一年補其缺輔臣亦助為言疏三上不
已進尚書四十六年鄭繼之去兼攝吏部事鐵輔陝
西大饑汝華請振皆不報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
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
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
請益兵加賦汝華議天下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

五毫得餉二百萬明年復議益兵增賦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於是畝增二釐為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為歲額當是時内帑山積廷臣請發卒不應計臣無如何遂為一切茍且之計苛斂百姓而樞臣徵兵乃遂及蠻方致奢崇明安邦彦相繼反用師連年又割四川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加之賦以餉之而遼餉仍不能充天下已不可支矣汝華練達勤敏立朝無黨阿官户部

久於國計贏縮邊儲虛實與塩漕屯牧諸大政皆殫心裁割歲比不登意常主寬恤獨加賦之議不能力持劚致萬方虛耗内外交訌天啟元年得疾乞休加太子太保謚恭敏從子夢辰自有傳

贊曰古稱文昌政本七卿之任蓋其重矣萬士和諸人奉職勤慮異夫依阿保位之流劉應節王遴舒化李世達尤其卓然者哉李汝華司邦計值兵興餉絀請帑不應乃不能以去就爭而摧宜取濟遂與裒刻聚斂者同



譏時事至此其可歎也夫

明史卷二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考證

萬士和傳奏請便民六事　臣黄壽齡按便民六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王之誥傳列上便宜八事　臣黄壽齡按八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王之誥傳後居正喪父奪情杖言者闕下　臣黄壽齡按杖言者闕下益指吴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等

而言也事詳諸人本傳謹識

吳百朋傳授永豐知縣　臣黄壽齡按百朋為永豐令時以教化為先務束矢入片言折服有清水明鏡之謠事詳百朋墓誌謹識

劉應節傳濰人　臣黄壽齡按獻徵録及識大録應節其先咸平人有諱全者以判濰州因家焉遂為濰州人謹識

劉應節傳順天巡撫耿隨卿坐殺平民充首功逮治改

應節代之

臣黄壽齡按馮琦所撰應節墓誌云應節巡撫順天時整飭邊備條上六事一曰益兵以資戰二曰用車以資守三曰樹木以資險四曰櫃水以資運五曰定兵食之遠圖六曰除邊方之宿蠹史未之載謹附識

劉應節傳進右都御史

臣黄壽齡按應節墓誌云應節進右都御史時沿邊諸郡邑橫罹剽掠莫敢誰何應節遣使諭以恩威衆皆叩頭謝前罪凡四千四百

餘人一時解散因條上防禦機宜凡七曰選主將曰設副將曰議班軍曰清衛軍曰勾逃軍曰廣招募曰議行糧廷議皆是之謹附識

王遴傳因奏行計安留都十二事　臣黄壽齡按十二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舒化傳請釋罣臣鄭履淳李芳及朝審又請釋李已皆得宥　臣黄壽齡按請釋罣臣鄭履淳等事具載諸人本傳謹識

舒化傳又議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意即欲勿罪宜何辭　臣黄壽齡按議宥王金等罪傳未詳何事錯見葛守禮高拱傳及佞倖陶仲文傳謹識

舒化傳因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事例與刑名相關者三百八十二條　臣黄壽齡按奏三百八十二條事詳刑法志但亦未臚其目謹識

舒化傳南京科道論及化　臣黄壽齡按獻徵錄云時舒化名盍高忌盍衆或使人搆飛語授南京新進横

詆化衆驚憤化曰安有大臣被口語自疏解為乎義有去而已遂上書乞歸較史為詳但亦未載科道所論何事謹識

李世達傳東廠太監張鯨有罪　臣黄壽齡按張鯨有罪及後文趙南星被劾傳未詳其原委具載二人本傳謹識

李世達傳世達言於纁薄文粲罪　臣黄壽齡按焦文粲法不當死及後文楊應宿等疏詆世達史俱未詳

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李世達傳復劾罷御史韓价等數人　臣黄壽齡按劾罷韓介等數人考獻徵錄及識大錄載及劉瑜黄正色同被劾但亦未詳載數人之事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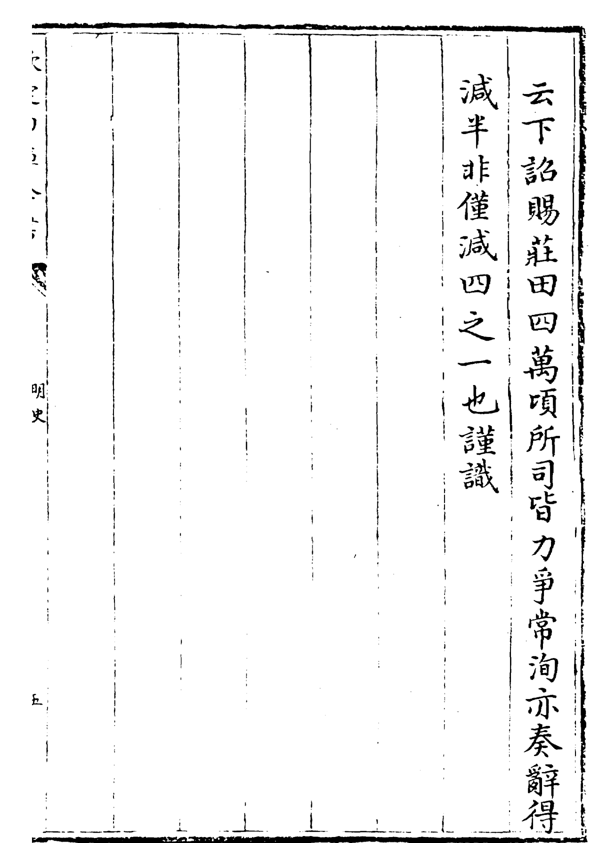
曾同亨傳弟乾亨附　給事中馮景劾李成梁被謫　臣黄壽齡按馮景被謫事詳李成梁傳謹識

曾同亨傳弟乾亨附　劾罷總兵以下官十餘人　臣黄壽齡按十餘人史未詳其姓氏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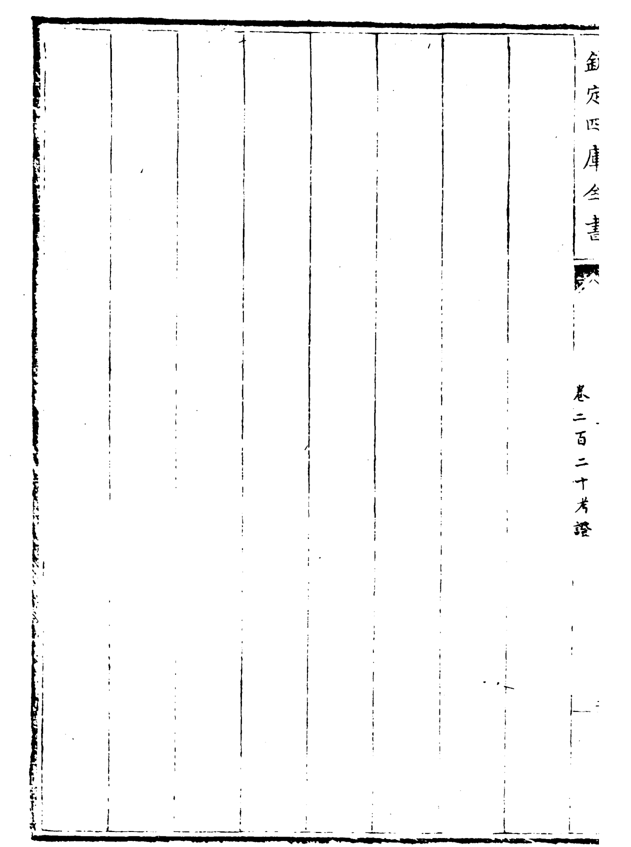
溫純傳及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正域辨誣　臣黃壽齡按沈鯉郭正域受誣事詳沈鯉本傳及李廷機傳謹識

李汝華傳歷吏科給事中多所糾擿　臣黃壽齡按汝華在給事中多所糾擿考本史作何源黃弘憲王學書李長春韓世能王基姜壁諸人皆為所論罷去謹識

李汝華傳福王莊田四萬頃　臣黃壽齡按福恭王傳



云下詔賜莊田四萬頃所司皆力爭常洵亦奏辭得減半非僅減四之一也謹識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九

袁洪愈 子一鶚 譚希思　王廷瞻

郭應聘 吳文華　耿定向 弟定理 定力

王樵 子肯堂　魏時亮 陳瓚

郝杰 扶克儉　趙參魯

張孟男 衛承芳 李禎

丁賓

袁洪愈字抑之吳縣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官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切責鏜守禮下璧詔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大學士嚴嵩私人也已陳邊務數事詔俱從之嵩屬吏部尚書吳鵬出為福建僉事歷河南參議山東提學

副使湖廣參政所在以清節著嵩敗召為南京太僕少卿就遷太常隆慶五年以疾歸萬歷中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禮部尚書南京御史譚希思疏論中官外戚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絲綸簿宮門置鐵牌詔下南京都察院勘訊將坐以誣罔洪愈已改官代者未至乃具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憲家猷薛應旂憲章錄二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譎希思雜職洪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諫屯田廢壞之

害乞令商人中鹽免内地飛輓皆議行萬歷十五年就改吏部其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卒年七十四巡撫周孔教捐金葬之贈太子太保謚安節子一鵾以廕官治中饘粥不繼以死希思茶陵人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王廷瞻字稚表黄岡人父濟參政廷瞻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淮安推官入為御史督畿輔屯政穆宗在裕

邸欲易莊田廷瞻不可隆慶元年所部久雨請自三宮以下及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者悉蠲其租詔減十之五已言勳戚莊田太濫請於初給時裁量田數限其世次爵絶歸官制可高拱再輔政廷瞻常論拱遂引疾歸神宗立起故官歷太僕卿萬歷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番屢犯松潘廷瞻令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勦之殲其魁羣蠻納欵風村白草諸番久居二十八砦率男婦八千餘人來降復命總兵顯討建昌傀厦沈馬

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出降增俸一級進右副都御史撫南贛入為南京大理卿歷兩京户部左右侍郎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廵撫鳳陽諸府寶應氾光湖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洩決為八淺匯成巨潭諸鹽場沓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廵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為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詔旨

襃嘉賜河名弘濟進廷贍户部尚書廵撫如故尋改南京刑部尚書未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廷陳見文苑傳

郭應聘字君賔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郎中出為南寧知府遷威遠兵備副使轉廣東參政從總督吳桂芳平李元亞别擊賊首張韶南黄仕良等遷廣西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隆慶四年大破古田賊斬獲七千有奇已從廵撫殷正茂平古田再進秩正

茂遷總督遂擢應聘右副都御史代之府江猺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三百餘里諸猺夾江居怙險剽刧成化正德間都御史韓雍陳金討平之至是攻圍荔浦永安刧知州楊執指揮胡潮事聞大學士張居正特奏假便宜寓書應聘曰炎荒瘴癘區役數萬衆不宜淹留速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集土漢兵六萬令總兵官李錫進討未行而懷遠猺亦殺知縣馬希武反應聘與正茂議先征府江三閲月悉定乃檄錫討懷遠天大

雨雪無功而還懷遠古牂牁地界湖貴靖黎諸州環郭皆猺編氓處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克知縣寄居府城遙示羈縻而已古田既復猺懾兵威願服屬希武始入其地議築城董作過峻猺遂亂希武見殺及是師出無功應聘益調諸路兵鎮撫白杲黃土大梅青淇狪獞以孤賊勢而錫與諸將連破賊斬其魁懷遠乃下事皆具錫傳初議行師錫以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出

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亦定乃分遣諸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等討洛容上油邊山五叛猺悉平神宗大悅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廵撫如故萬歷二年召為户部右侍郎尋以憂歸八年起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時十寨初下應聘與總督劉堯誨奏設三鎮隷賓州以土廵檢守之而統於思恩參將十寨遂安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前總督多受將吏金應聘悉謝絶踰年召掌南京都察院

以吴文華代頃之就拜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久之引疾歸應聘在廣西奏復陳獻章王守仁祠劉臺謫戍潯州為僦居供廩餼歿復賻斂歸其喪像祀之官南京與海瑞敦儉素士大夫不敢侈汰歸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謚襄靖吴文華字子彬連江人父世澤府江兵備副使有威名文華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四川右叅政與平土官鳳繼祖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歷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廵撫廣西討平南鄉陸平周塘

板寨猺及昭平黎福莊父子偕總督淩雲翼征河池咘咳北三猺三猺未為逆雲翼喜事殺戮甚慘得廕襲文華亦受賞遷户部右侍郎請終養歸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遷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進右都御史會巡撫吳善總兵呼良朋討平嚴秀珠岑岡賊李珍江月照拒命久文華購禽月照平珍尋入為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引疾去仍起南京工部力辭虛位三年以待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耿定向字在倫黄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行人擢御史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吴鵬附之定向疏鵬六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併斥嵩為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去任行笥一肩有以石經餽者留境上而去還督南京學政隆慶初擢大理右寺丞高拱執政定向嘗譏其褊淺無大臣度拱嗛之及拱掌吏部以考察謫定向横州判官拱罷量移衡州推官萬歷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

為御史趙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復頌光祖賢詆之翰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擠言官定向求去帝不問歷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争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為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量罰藩臣藩臣坐停俸二月於是給事中許弘綱覲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黄仁榮及麟趾連

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奏先傳人得為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豫閙一則夤緣倖免一則捃摭被誣故遯來投揭有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竝侵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方惡言者勒敷教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已除定向戶部尚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

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至居正奪情寓書友人譽為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其學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于黄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勝也贄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髪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黄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後北遊通州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定向弟定理定力定理終諸生與定向俱講學

專主禪機定力隆慶中進士除工部主事萬歷中累官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疏陳礦使之患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王樵字明遠金壇人父臬兵部主事諫武宗南巡被杖終山東副使樵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員外郎著讀律私箋甚精核胡宗憲計降汪直欲赦直以示信樵言此叛民與他納降異直遂誅遷山東僉事移疾歸萬歷初張居正柄國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擢

尚寳卿劉臺劾居正居正乞歸諸曹奏留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畧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巳猶薦拔之如宋文彦博于唐介是也令居正留而臺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居正大恚出為南京鴻臚卿旋因星變自陳罷之家居十餘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大理卿尋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樵當世延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給事中盧大中劾

其衰老帝令致仕樵恬澹誠慤温然長者邃經學易書
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子肯堂字宇泰
舉萬歷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倭寇朝鮮疏陳
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京察降
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
福建參政肯堂好讀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
精粹世競傳之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

人擢兵科給事中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時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諫尋以左給事中副檢討許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使者西面時亮争之乃南面宣詔還進户科給事中因列上遼東事宜已請慎起居罷游宴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決報聞興都莊地八千三百頃中官奪民田復增八百頃立三十六莊帝從撫按奏屬有司徵租還兼併者於民中官張堯為請又許之時亮極諫不納帝臨朝拱默

未嘗發一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罷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詬諸臣欺蔽帝愠目懾之本猶刺刺語帝不悦而罷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十月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沍寒不宜遽輟俄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東作宜敕有司釋輕繫停訟獄詔可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禄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

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祿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千者十之一千石者二十之一即以贍貧宗立為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遣大臣龎尚鵬鄒應龍淩儒經理事權雖重顧往河南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

内地者專責巡撫令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令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内府以濟旦夕之用脱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為職要在勸農桑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薄書獄訟催科巧拙不與焉疏上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為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治行卓越即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

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望峻則召為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卒不行三年擢太僕少卿初徐階高拱相搆時亮與朝臣攻去拱已而拱復入考察言官排異己者時亮及陳瓚張檟已擢京卿皆被斥時亮坐不謹落職萬歷十二年用御史余懋學等薦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右副都御史攝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四事尋請以水利義倉生養賦役清獄弭盜善俗七條課守令歲終報院及科計吏時以修廢定殿最焉又請

皇長子出閣講學歷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
踰年卒官時亮初好交遊負意氣嘗劾罷左都御史張
永明為時論所非時亮亦悔之中遭挫抑潛心性理之
學天啓中謚莊靖陳瓚字廷裸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
進士授江西永豐知縣治最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嚴嵩
黨祭酒王才諭德唐汝楫遷左給事中劾文選郎南軒
請錄建言廢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隆慶元年起官
吏科請䘏楊最楊爵羅洪先楊繼盛而誅奸黨之殺沈

諫者帝可之楊順路楷皆逮治其冬擢太常少卿高拱惡瓚為徐階所引瓚已移疾歸竟坐浮躁謫洛川丞不赴萬歷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初瓚為拱所惡被斥及張居正柄政亦惡之不召居正死始以薦起會稽縣丞其後官侍郎稽勲郎顧憲成疏論時弊謫官瓚責大學士王錫爵曰憲成疏最公何以得譴錫爵曰彼執書生之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心瓚曰恐書生之言當信道旁之口當察憲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錫爵默然瓚

前後忤執政如此卒官贈右都御史謚莊靖櫝見鄒應

龍傳

郝杰字彥輔蔚州人父銘御史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

士授行人擢御史隆慶元年巡撫畿輔冬寇大入永平

疏請蠲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臣而弛於武

弁及於主帥而畧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俱報可已

劾薊督劉燾巡撫耿隨卿觀望寇退則斷死者報首功

又奪遼東將士棒槌厓戰績竝論副使沈應乾遊擊李

信周冕罪帝為黜應乾下信冕獄敕燾隨卿還籍聽勘
詔遣中官李祐督蘇杭織造工部執奏不從杰言登極
詔書罷織造甫一年敕使復遣非畫一之政且內臣專
恣有司剝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駕幸南海子
命京營諸軍盡從徐階楊博等諫不聽杰復爭之卒不
從刑部侍郎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杰等劾其違
制遂削職以嘗論高拱非宰輔器為所嫉及拱再召杰
遂請急去拱罷起故官旋以私議張居正逐拱非是出

為陝西副使再遷山東左布政使被劾降遼東苑馬寺卿兼海道兵備加山東按察使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督諸將擊敵錄一子官時李成梁為總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無抵欺敵入塞或斂兵避既退始尾襲老弱或乘虛擣零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為常督撫諸臣庇之杰獨不與比十九年春成梁用參將郭夢徵策使副將李寧襲板升於鎮夷堡獲老弱二百八十餘級師旋為別部所遮寧先走將士數千人失

亡大半成梁飾功邀敘杰具奏草直言其故要總督蹇達共奏達匿其草自為奏論功巡按御史胡克儉馳疏劾寧詞連成梁亦詆杰兵部置寧罪不議克儉大憤盡發成梁達隱蔽狀先是十八年冬海州被掠十三日副將孫守廉不戰成梁亦弗救克儉既劾守廉申時行許國庇之止令聽勘克儉乃言臣初劾守廉時行以書沮臣及劾寧又與國諭臣寬其罪徇私背公將壞邊事並歷詆一鶚達及兵科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達置杰

會橐功罪疏不奏遂追數成梁前數年冒功狀帝謂成梁前功皆由巡按勘報克儉懸度妄議卒置成梁等不問而心以杰為不欺旋就進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鮮遼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人往皆沒事聞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鮮王避難將入遼杰請擇境外善地處之且周給其從官衛士報可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召理戎政進右都御史日本封貢議起杰曰平秀吉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議

不合徙南京户部尚書移疾歸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參賛機務卒官贈太子少保胡克儉字共之光山人萬歷十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廵按山東遼東其所轄也奏禁買功竊級諸弊既劾戚梁為要人所忌會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為賊執政遂言克儉妄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謫蘄水丞上官以事遣歸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光禄少卿天啓中歷刑部右侍郎五年冬逆黨李恒茂論其衰朽落職歸崇

禎初復官卒贈尚書克儉本姓扶冒胡姓久之始復故

趙參魯字宗傳鄞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户科

給事中萬歷二年慈聖太后立廟涿州祀碧霞元君部

科臣執奏不從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

民興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

奇苟移振貧民植福當更大亦不聽南京中官張進醉

辱給事中王頤給事中鄭岳楊節交章論未報參魯復

上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黨不併治信無以厭人心時

信方結馮保朝議遂奪岳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遷饒州推官擢福建提學僉事請急歸遭喪服除仍督學福建歷南京太常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嚴海禁戮姦商通倭者遷大理卿召為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貢議起參魯持不可總督顧養謙不懌爭於朝且言參魯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參魯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悉其後封事卒不成拜南京刑部尚書誠意伯劉世延妄指星象欲起兵

勤王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以侵牟爲侍郎周思敬所劾擬戍學仕移罪家僮法司予輕比御史朱吾弼復劾之竝及參魯言學仕乃大學士志皐族父故參魯庇之參魯乞休吏部尚書孫丕揚等言參魯履行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累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諡端簡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廣平推官稍遷漢中同知入爲順天治中累進尚寳丞高拱以

內閣兼吏部其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私語拱憾之
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邸為治
裝送之郊張居正用事擢孟男太僕少卿孟男復不附
失居正意不調久之居正敗始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
尋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萬歷十七年帝不視朝者
八月孟男疏諫且言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
訟故令曹世卿枉章竝留中其人繫兵馬司槖饘不繼
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乃間一御門其冬改戶部

進左侍郎尋拜南京工部尚書就改戸部時留都儲峙耗竭孟男受事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倉發公羨二千金助之或謂奈何耘人田孟男曰公家事乃晝區畔耶南京御史陳所聞劾孟男貪鄙吏部尚書孫鑨言孟男忠誠謹恪臺臣所論事由郎官帝乃留之孟男求去不允再疏請乃聽歸久之召拜故官三十年春有詔罷礦稅已弗果行孟男率同列諫不報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歸不許時礦稅患日劇孟男草

遺疏數千言極陳其害言臣備員地官所征天下租稅皆鬻男市女朘骨剮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為職但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揺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為陛下杞人憂耳屬其子上之明日遂卒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忠贈太子太保衛承芳字君大達州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歴中累官温州知府公廉善撫字進浙江副使謝病歸薦起山東參政歴南京鴻臚卿吏部推太常少卿朱敬循為右通政以承

芳貳之敬循大學士賡子也賡言承芳臣同年進士恬澹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當先帝許焉尋遷南京光禄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嚴絶餽遺屬吏爭自飭入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户部尚書福王乞蘆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内官徵課承芳抗疏爭卒不從萬歷閒南京户部尚書有清名者前有張孟男後則稱承芳尋就改吏部卒官贈太子太保謚清敏

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髙平知縣徵授

御史萬歷初傳應禎以直言下詔獄禎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鹽運司知事遷歸德推官禮部主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極言貢市非策因歷詆邊吏四失帝以納款二十年不當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言知縣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下僚如趙蛟楊果者亦當顯旌之蛟果萬歷初以吏員超擢者也詔皆報可召為左僉都御史

再遷戶部右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訐戶部郎中鄭材復詆之禎駁材疏語侵其父洛材憤疏詆禎禎遂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避禎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禎尋調兵部進左侍郎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僨首輔趙志皐尚書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守章悉下兵部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楊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静俟關白來迎則封

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為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得旨如議而疏內言志臯星當去詔詰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問志臯自是不悅禎明年星得罪命禎攝部事禎以平壤王京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大城興屯開鎮且又列上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又數上方畧四川被寇禎言川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為屏蔽也自諳達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嚴寇不得逞而禍乃移之

川矣令諸番彊半折入於西部臣閱地圖從北界迤西間道達蜀地多不隔三舍䓁層巖疊嶂屹然天險如鎮虜堡為漳臘門户虹橋關為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崇嶺或崖皆可據守守阿嶺則不能越咂際而窺堡若守黄勝場則不敢踰塞墩而寇關他如横山寨石崖尤為要害皆當亟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禎質直方剛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即用為尚書者志臯以故憾陰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楊鎬通亦不

便禎所爲言禎非將材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後玠鎬盃無功志臯等又請罷禎御史况上進劾禎庸鄙帝皆不聽甘肅缺巡撫禎以劉敏寛名上給事楊應文言敏寛方坐事勘不當推舉帝以詰禎禎言前奉詔敏寛須巡撫缺用臣故舉之帝怒禎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察南京言官拾遺及禎遂命致仕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髙言禎實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

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令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禎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帝竟奪禎職閒住未幾卒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句容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張居正賓座主也誣劉臺以贓屬賓往遼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去官萬歷十九年用薦起故

官復以憂去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南京右僉都御史兼督操江江防多懈賓率將校乘一舟往來周視增守兵戍要害部内宴然南衛世職率赴京師請襲留滯卒不得官賓請就南勘襲妖民劉天緒左道事覺兵部尚書孫鑛欲窮治之詔下法司訊鞫賓兼攝刑部大理事力平反論七人死餘皆獲釋召拜工部左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自上元至丹陽道路盡易以石行旅頌之數引年乞罷光宗立始予致仕賓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

輒請振貸時出家財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

三年大饑咸捐資以振至天啓五年復捐粟三千石振

貧民以資三千金代下戶之不能輸賦者撫按録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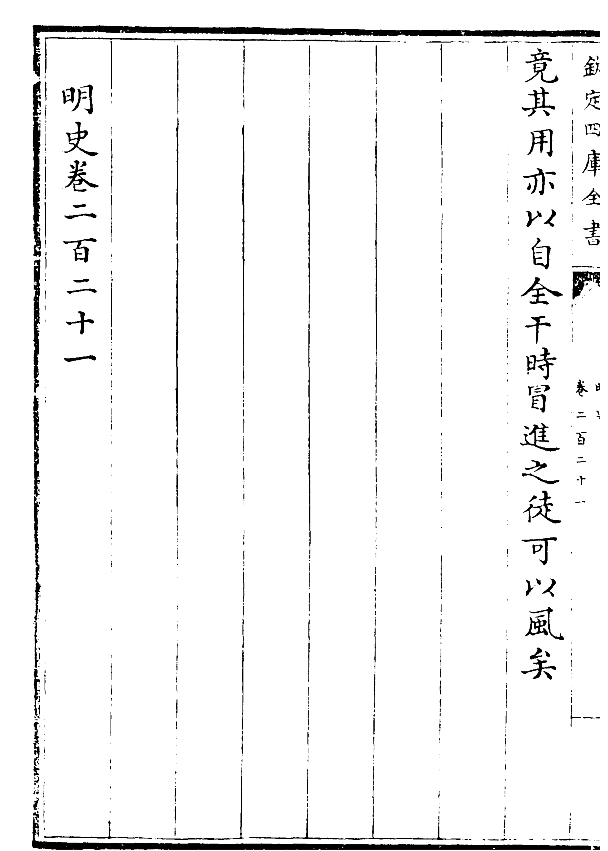
先後事時已加太子少保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以年

高三被存問崇禎六年卒年九十一諡清惠

贊曰南京卿長體貌尊而官守無責故為養望之地資

地深而譽聞重者處焉或彊直無所附麗不為執政所

喜則以此遠之袁洪愈諸人類以清彊居優閒之地不



竟其用亦以自全于時冒進之徒可以風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考證

王廷瞻傳高拱再輔政廷瞻常論拱遂引疾歸　臣黄壽齡按廷瞻嘗論拱史未詳何事考高拱傳所載言路論拱之事甚詳言路當即指廷瞻輩而言謹識

郭應聘傳歸七月卒　臣黄壽齡按陳經邦所撰應聘墓誌云應聘孳孳憂國將歸之日猶上安民四議以應明詔史未之載謹識

耿定向傳定向疏鵬六罪　臣黄壽齡按疏鵬六罪史未詳載下文董份私鵬子事亦第因疏六罪而言考獻徵錄僅載鵬與嚴嵩濁亂銓政一事餘亦未及謹識

耿定向傳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為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量

罰藩臣藩臣坐停俸二月　臣黄壽齡按傳内陸光祖及陳有年被劾具載二人本傳至周繼徐元泰事史未詳及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王樵傳劉臺劾居正　臣黄壽齡按劉臺劾居正事詳居正本傳謹識

王樵傳子肯堂附倭寇朝鮮疏陳十議　臣黄壽齡按十議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魏時亮傳嘗劾罷左都御史張永明為時論所非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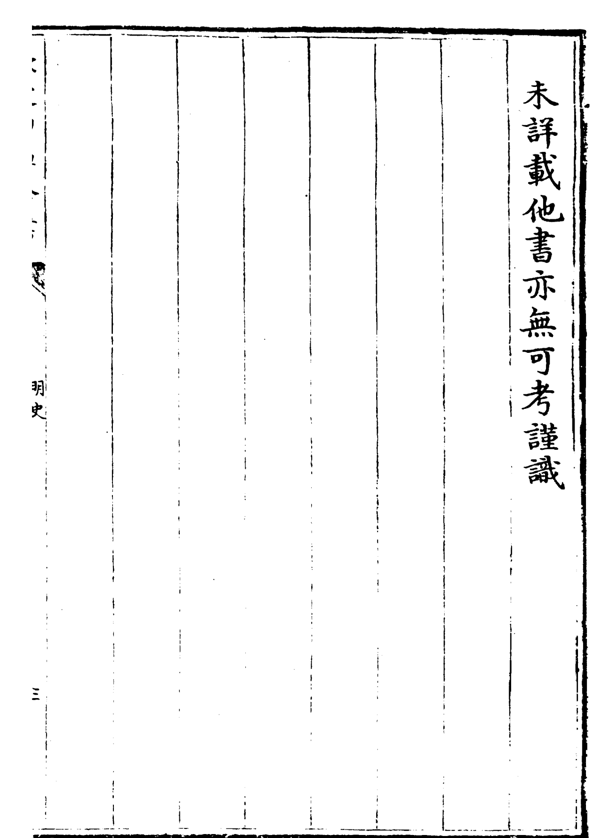
黄壽齡按張永明被劾事詳永明本傳謹識

郝杰傳蔚州人　臣黄壽齡按王家屏所撰郝杰神道碑杰其先山西交城人謹識

郝杰傳張居正逐拱　臣黄壽齡按居正逐拱事詳拱本傳謹識

李楨傳因歷詆邊吏四失　臣黄壽齡按邊吏四失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李楨傳且列上戰守十五策　臣黄壽齡按十五策史



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十五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

列傳第一百十

譚綸 徐甫宰 王化 李佑　王崇古 子謙 孫之楨 之采 李棠

方逢時　吳兌 孫孟明 孟明 子邦輔

鄭洛　張學顏

張佳允　殷正茂 李遷

凌雲翼

譚綸字子理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南京禮部主事歴職方郎中遷台州知府綸沉毅知兵時東南倭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參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綸亦練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即成精鋭倭犯栅浦綸自將擊之三戰三捷倭復由松門澶湖掠旁六縣進圍台州不克而去轉寇仙居臨海綸禽斬殆盡進海道副使益

募浙東良家子教之而繼光練兵已及期綸因收之以
為用客兵罷不復調倭自象山突台州綸連破之馬崗
何家礮又與繼光共破之葛埠南灣加右參政會憂去
以尚書楊博薦起復將浙兵討饒平賊林朝曦朝曦者
大盜張璉餘黨也璉既滅朝曦據巢不下出攻程鄉知
縣徐甫宰嚴兵待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
朝曦窮棄巢走綸及廣東兵追禽之尋改官福建乞終
制去繼光數破賊浙東略定倭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

泉千里盡賊窟繼光漸擊定之師甫旋其衆復犯卲武陷興化四十二年春再起綸道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倭屯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倭遂據平海衛陷政和壽寧各扼海道為歸計綸環柵斷路賊不得去移營渚林繼光至綸自將中軍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將左右軍令繼光以中軍薄賊壘左右軍繼之大破賊復一府二縣詔加右副都御史綸以延建汀卲間殘破甚請緩征蠲賦又考舊制建水砦五扼海口薦繼光

爲總兵官以鎮守之倭復圍仙遊綸繼光大破賊城下已而繼光破賊王倉坪蔡丕嶺餘賊走廣東境内悉定綸上疏請復行服世宗許之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而大足民作亂陷七城詔改綸四川至已破滅雲南叛酋鳳繼祖遁入會理綸會師討平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理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招降岑崗賊江月照等綸練兵事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淹歲迨南寇畧平而邊患方未已隆慶二年

給事中吳時來請召綸繼光練兵詔徵綸還部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綸上疏曰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衆寡強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為

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士素驕
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
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
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
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
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為三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
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
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

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令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十以濟援急三年後邊軍旣練遣還詔悉如所請仍令綸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綸因言薊鎮練兵踰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令宜責臣綸繼光令得專斷者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自兵事起邊臣牽制議論不能有為故綸疏言之而巡撫劉應節果異議巡按御史劉翾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穆宗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等無撓綸相度邊

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為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為犄角節制詳明是歲秋薊昌無警異時調陝西河間正定兵防秋至是悉罷綸初至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繼光圖上方略築敵臺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綸召入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會臺工成

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以功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協理如故其冬予告歸神宗即位起兵部尚書萬歴初加太子少保給事中雒遵劾綸不稱職綸三疏乞罷優詔留之五年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脫與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徐甫宰字允平浙江山陰人嘉靖中舉順天鄉試除武平知縣武平當閩粵交多盜甫宰築城立堡者三上官

以程鄉盜數調之往既平朝曦超擢潮州兵備僉事以勦寇任一子千戶已而程鄉賊溫鑑梁輝輝等合上杭賊窺江西平遠知縣王化遮擊之檀嶺賊敗奔瑞金副使李佑三戰皆捷賊由間道歸程鄉甫牢討禽之餘黨悉平賚銀幣已補潮州分巡僉事兼理兵備事東莞水兵徐永太等亂停俸討賊甫牢已疾亟乞歸未幾卒王化字汝贊廣西馬平人父尚學職方郎中化登鄉薦嘉靖四十年新置平遠縣授化知縣以擊賊檀嶺有知兵

名田坑賊梁國相既降復叛約三圖賊葛咼榮等分寇江西福建化寄妻子會昌而身率鄉兵往擊賊連敗乃縱反間會昌言化已歿化妻計氏慟哭自刎化怒追賊益急獲國相於石子嶺遷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計被旌官為立祠化舉卓異超擢廣東副使南贛巡撫吳百朋以貪黷劾之削籍巡按御史趙淳薦其知兵乃命以僉事飭惠潮兵備久之考察罷李佑字吉甫貴州清平衛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官江西副使邀賊瑞金有功

尋敗廣東賊吳志髙江西下歴賊賴清規等皆賚銀幣進江西右參政偕總兵官俞大猷大破劇賊李亞元擢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屢敗海寇林道乾山寇張韶南等隆慶中被劾罷歸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由郎中歴知安慶汝寧二府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港追殲之靖江從巡撫曹邦輔戰滸墅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十三年改

右僉都御史廵撫寧夏崇古喜譚兵具知諸邊阨塞身歷行陣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擣巢寇屢殘他鎮寧夏獨完隆慶初加右副都御史濟農子濟能據河套為西陲諸部長別部必圖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無威略總兵官郭江黄演等皆敗死陜西廵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陜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牌旗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授諸大將趙

肯雷龍等數有功卓哩克圖行牧河東龍潛出興武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濟農犯邊為防秋兵所過移營白城子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關與戰大敗之崇古在陜七年先後獲首功甚多自河套以東宣府大同邊外濟農弟諳達昆都呼赫駐牧地也又東薊昌以北濟農諳達主土默特居之皆强盛諳達又納叛人趙全等據古豐州招亡命數萬屋居佃作號曰拜甡全等尊俺答為帝為治城郭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

其門曰開化府日夜教諳達為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遊騎薄平陽靈石至潞安以北起嘉靖辛丑擾邊者三十年邊臣坐失事得罪者甚衆患視陜西四鎮尤劇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率賄寇求和或反為用諸陷寇自拔歸者輙殺之以冒功賞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静敵輙知四年正月詔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為間又檄勞番漢陷寇軍民率衆降及自拔者

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衛拉特黄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其冬巴罕鄂濟來降巴罕鄂濟者諳達第三子塔本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諳達妻伊克哈屯長娶岱青必濟不相得巴罕自聘鄂爾多斯女號三娘子即諳達外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巴罕恚又聞崇古方納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廵撫方逢時以告崇古念因此制諳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偕逢時疏聞於朝曰諳達横行塞外幾五十年威

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悦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諳達臨邊索取則因與為市責令縛送拜甡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即令巴罕統領略加漢置屬國居烏桓

之制他日諳達死子錫凌阿必有其衆因加巴罕名號令收餘衆為一部錫淩阿必忿争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諳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為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穀事為喻兵

部尚書郭乾不能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巴罕指揮使賜緋衣一襲而黜夢熊以息異議諳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調錫凌阿兵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錫凌阿佯發兵陰擇便利以故諳達不得志伊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諳達患之巡撫逵時遣百户鮑崇德入其營諳達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令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速其死也諳達疑巴罕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詗之崇古令巴

罕緋袍金帶見使者諳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旦至巴罕夕返諳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為亂亂由全等令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為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為患即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為錫淩阿求官并請互市崇古以聞悉報可諳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崇古亦遣使送巴罕歸帝以叛人既得祭告郊廟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如故巴

罕既歸諳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謝誓不犯大同崇古令要土默特昆都呼赫濟農等入貢諳達報如約惟土默特不至崇古念土默特勢孤薊昌可無患命將士勿燒荒擣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譁尚書郭乾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勑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為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

北敵之納欵令敵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成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諳達父子兄弟横行四十五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諳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輙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令納欵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諳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决但

敵既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巴罕之故不擾宣大而土默特三衛歲窺薊遼濟農必圖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額森以尅減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為耶因條封貢八事以上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璧侍郎張四

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為可許英國公張溶尚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為不可許尚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上衆議會帝御經筵閣臣請外示覊縻内修守備乃詔封諳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呼赫錫淩阿等皆授官封巴罕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諳達率諸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帝嘉其誠賜金幣及雜采崇古及廷臣議賜玉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

京河套濟農亦如約請命以事在陝西下總督王之誥議之誥欲令濟農一二年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復上疏曰諳達濟農親為叔姪首尾相應令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諳達必呼濟農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敗不能給而濟農糾俺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帝然其言亦授濟農都督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稅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馬各有數

崇古仍歲詣弘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者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詔進太子太保萬歷初召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行賄營遷詔責鉉妄言已加少保遷刑部尚書改兵部初諳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既通欵其從孫徹辰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諳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諳達亦報書謝是年諳達請與三鎮通事約誓欲西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諳達意且

以迎佛為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泄其謀於番族以示恩於是鉉及同官彭應時南京御史陳堂交章論崇古弛防徇敵崇古疏辯乞休帝優詔報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松再劾之崇古力請致仕帝乃給歸諳達死錫淩阿徹哩克相繼襲封十五年詔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廕一子世錦衣千戶有司以禮存問又二年卒贈太保謚襄毅崇古身歷七鎮勲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為危言撼帝者

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順義歸款二十年崇古乃殁總督梅友松撫馭失宜西邊始擾而禍已紓於嘉靖時宣大則歸款迄明季不變子謙萬歷五年進士官工部主事榷税杭州羅木營兵變脅執巡撫呉善言謙馳諭之乃解終太僕少卿孫之楨以廕累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掌錦衣衛軍凡十有七年之采萬歷二十六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陜西三邊總督李崇長沙人由吏部郎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僉事諸察討平韶州山

賊終南京吏部右侍郎仕宦三十年以介潔稱天啟初

追謚恭懿

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宜興知縣再徙寧津曲周擢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遷寧國知府廣東江西盜起詔於興寧程鄉安遠武平間築伸威鎮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參將俞大猷鎮之已而程鄉賊平移巡惠州隆慶初改宣府口北道加右參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正月移大同諳達犯威遠

堡別部千餘騎攻靖鹵伏兵却之其冬諳達孫巴罕爾濟來降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率騎五百徃受之與崇古定計挾巴罕以索叛人趙全等遣百户鮑崇德出雲石堡語諳達部下烏努珠曰欲還巴罕則速納欵若以兵來是趣之死矣烏努珠白諳達邀入營說以執趙全易巴罕諳達心動遣浩爾齊致書逢時而全方從臾用兵諳達又惑之令子錫凌阿將二萬騎入弘賜堡兄子永什伯趨威遠堡自率衆犯

平虜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歸中國逢時以示諳達諳達大驚始有執全意及戰不利乃引退錫凌阿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持巴罕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錫凌阿執箭泣曰此吾弟塔本台吉故物也我來求巴罕巴罕既授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乃遣部下伊德實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錫凌阿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欵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名錫凌

阿大懣遣伊德實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諳達使者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為者使者還報諳達名錫凌阿還錫凌阿東行宣府總兵趙岢遏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隣鎮大學士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當但觀後效不宜先事輒易帝然之諳達乃遣使定約夜名全等計事即帳中縛之送大同逢時受之崇古亦送巴罕歸逢時以功

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以憂歸後崇古入理京營神宗問誰可代者大學士張居正以逢時對萬歴初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與決大計兩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逢時分廵口北時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聯絡歎曰此山天險若修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誠陵京一藩離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

修舉欲并逐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隣敵勢極孤懸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利遂與巡撫吳兊經營修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加太子少保五年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疏曰陛下

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目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菓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如達賚明安圖者告諳達罰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為害或曰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日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人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

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馬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為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怯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諳達老矣誠恐數

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搆假托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絶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

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强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輙有欺陳國是揺惑内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至京復奏上欵貢圖尋代崇古為尚書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以平兩廣功進少保累疏致仕歸御書盡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皆協機宜其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

吳兌字君澤紹興山陰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隆慶三年由郎中遷湖廣參議調河南遷薊州兵備副使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宣府兌舉鄉試出高拱門拱初罷相也兌獨送至潞河及拱再起兼吏部遂超擢之釋褐十三年得節鉞前此未有也時諳達初封貢昆都哷赫力錫淩阿陰持兩端助其主土默特為患兌有智計操縱馴伏之嘗偵諳達離營獵從五騎直趨其營守者愕控弦從騎呵之曰太師來犒軍耳皆拜

跪迎導且獻酪允遍閱廬帳抵暮還市者或潛盜所鬻馬允使人梏擊之曰後復盜即閉關停市諸部追所奪馬并執其人以謝錫凌阿復擾邊諳達曰宣大我市場也戒勿動然錫凌阿猶桀驁諳達常以馬代貢既得賞賜抵地不受又遣兵掠車夷車夷者不知其所出嘉靖中徙至與史夷雜居皆宣鎮保塞屬也錫凌阿掠之以其長格根去其二必濟來駐龍門教場允以史車昏啇車被掠史益孤奏築堡居之使使詰責錫凌阿令還格根

而勒其必濟遠邊錫凌阿誘必濟烏蘭且沁威烏紳歳盗葛峪堡罷甲牛羊弁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寵於諳達錫凌阿嫉妬數詛詈之三娘子入貢宿弁軍中恕其事弁贈以八寳冠百鳳雲衣紅骨朶雲裙以此為弁盡力錫凌阿徹哩克相繼襲王皆妻三娘子三娘子主貢市者三世昆都埒赫力嘗求封王會病死子青巴圖擁兵至塞多所要挾弁諭以禍福而耀武震之青巴圖懼貢如初女楝固嫁朶顔都督長安嘗隨父入貢訴

其貧乞諭其昆弟每一馬分一繒畀之後楝固報土默特别騎掠三岔河東乞得為備有功萬歷二年春推欵貢功加僉右副都御史貢市畢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五年夏代方逢時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諳達西掠瓦刺聲言迎佛寄帑於兒留旗箭為信尚書王崇古奏上方略使乞諭諳達繞賀蘭山後行勿道甘肅又陰洩其謀於衛拉諳達兵遂挫留青海未歸青巴圖復附土默特其部下時入寇大學士張居正令乞趣諳達東還

約束之青巴圖亦罰治其下款貢乃益堅七年秋以左侍郎召還部尋加右都御史仍佐部事九年夏復以本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巡撫順天泰寧蘇巴爾噶與青巴圖交通陰入市宣府而歲犯遼東以要款朝廷拒不許兊修義州城備之明年春蘇巴爾噶來寇總兵李成梁擊斬之其弟綽哈姪妻徹伯爾遁去詔進兊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尋進太子少保召拜兵部尚書御史魏允貞劾兊歴附高拱張居正且饋馮保金千兩封

識具存給事王繼先亦言允受將吏饋遺御史林休徵助之攻帝乃允允去後數年卒孫孟明襲錦衣千户佐許顯純理北司刑天啓初讞中書汪文言頗為之左右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栲訊削籍歸崇禎初起故官累遷都督同知掌衛事孟明居官貪以附東林頗得時譽子邦輔襲職亦理北司刑崇禎末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同日繫詔獄帝欲置之死邦輔故緩其獄帝怒稍解令嚴訊主使者邦輔乃略訊

即具獄上詔予杖百二人由是獲免

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登州推官徵授御史劾罷嚴嵩黨鄢懋卿萬寀萬虞龍出為四川參議遷山西參政佐總督王崇古款諳達有功萬歷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授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移大同加右副都御史入為兵部右侍郎七年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昆都哷赫子莽阿達令伊勒敦入犯洛奏停貢市遣使責諳達罰贖駝馬牛羊乃復許款三

娘子佐諳達主貢市諸部受其約束及錫凌阿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錫凌阿追之貢市久不至洛計三娘子別屬則錫凌阿雖王無益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錫凌阿更名徹辰汗貢市惟謹洛以功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十四年徹辰汗死子徹哩克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洛恐貢市無主復諭徹哩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

王不然封别有屬也徹哩克逐諸妾復妻三娘子明年嗣封并奏封三娘子忠順夫人洛乃上疏請定市馬數宣府不得踰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丙申飭將吏嚴備以防盜竊且無輕遏其部落馳獵者帝嘉納之御史許守恩劾洛乞歸不允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名為戎政尚書十八年洮河用兵詔兼右都御史經略陜西延寧甘肅及宣大山西邊務松套必圖等屢越甘肅侵擾河湟諸番及諳達迎佛又建寺於青海奏賜

名仰華留永什卜別部巴哩呼及賓都浩爾齊守之俱
牧海上他部往來者率取道甘肅甘肅鎮臣以通款弗
禁也賓都死其子宰桑進據莽拉川浩爾齊據尼恭川
益併吞番族河套都督布色圖亦遣使邀徹哩克徹哩
克遺洛書以赴仰華為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
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徹
哩克遂行未至巴哩呼部卒闌入西寧副總兵李奎方
醉單騎馳之卒持鞚白白為奎所斫遂大譟射奎死浩

爾齊宰桑進圍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歿入臨洮河州渭源總兵官劉承嗣失利遊擊李芳等皆死當是時徹哩克已至仰華浩爾齊宰桑益挾為重關中大震惟巴哩呼不助逆事聞詔洛經略七鎮以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而停徹哩克貢市俄罷總督梅友松命洛兼領其事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幾布色圖至水泉欲趨青海

總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洛設伏掩擊之布色圖僅得以身免章圖哩後至聞之亦退去明年洛與雲龍入西寧扼青海徹哩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浩爾齊宰桑亦夜去兩川餘黨留莽拉南山洛慮諸部約結先遣使趣徹哩克北歸別遣雲龍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言自順義南牧借塗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唯所制洮河之役遂為嚮導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臣鼓

舞勞來招回諸番八萬餘人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具陳收番有六利是時徹哩克觀望不即歸洛與相羈縻先遣總兵官尤繼先擊走莽拉餘寇督撫魏學曾葉夢熊等請決戰夢熊又騰書都下洛疏持不可夢熊乃調苗兵三千為選鋒詆洛為秦檜賈似道會徹哩克北歸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走浩爾齊宰桑焚仰華置戍西寧歸德而還尚書石星以宣大事急請速召洛究款戰之計洛既至與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琦等

上疏曰徹哩克誘罪浩爾齊宰桑桀驁之狀已歛且其部落數千里部長十餘輩在巢保疆者宣鎮則青巴圖兄弟未嘗東窺薊遼而烏紳擺腰五路之在新平馴服猶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嘗窺瑪尼而岱青必濟則又歸巢獨先令以一人之罪槩絶諸部消徃日之恩開將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令史二外叛屢犯邉疆若令順義王縛獻以著信然後酌議市賞固未為失策也議遂定尋加少保仍名理戎政順義王果縛史二來獻復款

如故初閱邊給事中張楝言洮河之衂殞將喪師洛為其所輕故東西移帳自便太僕寺丞徐琰復詆洛乞處分以除悞國之罪楝再劾洛欺罔給事中章尚學亦請令洛回宣大徹哩克歸楝又言浩爾齊宰桑亂首順義亂階洛宜除兇雪恥乃虛詞誘敵重利媚之令浩爾齊宰桑依海為窟出没如故洛輙侈然叙文武勞乞勅所司毋徇洛請洛乃謝病歸尚書星言洛無重利啗敵事且有威望不宜久棄逾三年官軍與番人夾擊巴哩呼

於西寧大破之星復奏洛收番之功再詔起用當時以洛有物議卒不推也卒贈太保謚襄敏

張學顔字子愚肥鄉人生九月失母事繼母以孝聞親喪廬墓有白雀來巢登嘉靖三十一年進士由曲沃知縣入為工科給事中遷山西參議以總督江東劾去官事白遷永平兵備副使再調薊州諳達封順義王察罕圖們汗語其下曰諳達奴也而封王吾顧弗如挾三衛窺遼欲以求王而海建諸部日强皆建國稱汗大將王

治道郎得功戰死遼人大恐隆慶五年二月遼撫李秋免大學士高拱欲用學顏或疑之拱曰張生卓犖倜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當見侍郎魏學曾後至拱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曾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鎮邊長二千餘里城砦一百二十所三面隣敵官軍七萬二千月給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馬則冬春給料月折銀一錢八分即歲稔不足支數日自嘉靖戊午大饑士馬

逃故者三之二前撫王之誥魏學曾相繼綏輯未復全盛之半繼以荒旱餓莩枕藉學顏首請振恤實軍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黜懦將數人創平陽堡以通兩河移遊擊於正安堡以衛鎮城戰守具悉就經畫大將李成梁敢深入而學顏則以收保為完策敵至無所亡失敵退備如初公私力完漸復其舊十一月與成梁破土默特卓山進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土默特謀入寇聞有備而止奸民闌出海上踞三十六島閱視侍郎

汪道昆議緝捕學顔謂緝捕非便命李成梁按兵海上示將加誅别遣使招諭許免差役未半載招還四千四百餘口積患以消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部為寇副總兵趙完責汝翼啓釁學顔奏曰汝翼却杲饋遺懲其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謂宜諭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勦殺毋事姑息以蓄禍趙完懼餽金貂學顔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

顔策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杲懼十二月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欵學顔因両撫之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廵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靉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寛佃以時絀不果萬歴初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章嘉哈喇佃移險山五堡於寛佃長佃雙墩長嶺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苦逺役出怨言工甫興王杲復犯邊殺遊擊裴承

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顔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撫定翁郭特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寛佃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明年冬發兵誅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紅力寨張居正第學顔功在總督楊兆上加兵部侍郎五年夏土默特大集諸部犯錦州要求封王學顔奏曰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封犯順與效順同賞既取輕諸部亦見笑諳達臣等

謹以正言郤之會大雨敵引退其冬召為戎政侍郎加右都御史未受代而土默特約泰寧蘇爾巴噶分犯遼瀋開原明年正月破敵劈山殺其長阿齊台等五人學顏遂還部踰年拜户部尚書時張居正當國以學顏精心計深倚任之學顏撰會計録以勾稽出納又奏列清丈條例釐兩京山東陜西勲戚莊田清溢額脱漏詭借諸弊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收湖陂八十餘萬頃民困賠累者以其賦抵之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歴十年間

最稱富庶學顔有力焉然是將宫闈用度汰侈多所徵索學顔隨事納諫得停發太倉銀十萬兩減雲南黄金課一千兩餘多弗能執争而金花銀嵗增二十萬兩遂為定額人亦以是少之十一年四月改兵部尚書時方興内操選内豎二千人雜廝養訓練發太僕寺馬三千給之學顔執不與馬又請停内操皆不聽其年秋車駕自山陵還學顔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内操隨

駕車士進止自恣前至凉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
上動天顔令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稽舊制營軍隨駕
郊祀始受甲於内庫事畢即還宫中惟長隨内侍許佩
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宫殿門者絞入皇
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
内被甲乗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閲又
招集廝養僕隷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
於内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

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攖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疏上官豎皆切齒為蜚語中傷神宗察知之詰責主使者學顏得免然亦不能用也考滿加太子少保雲南岳鳳罕虔平進太子太保時張居正既歿朝論大異初御史劉臺以劾居正得罪學顏復論其贓私御史馮景隆論李成梁飾功學顏亟稱成梁十大捷非妄景隆坐貶斥學顏故為居正所厚與李成梁共事久物論皆以學顏黨於居正成梁御史孫

繼先曾乾亨給事中黄道瞻交章論學顔學顔疏辯求去又請留道瞻不聽明年順天府通判周弘禴又論學顔交通太監張鯨神宗皆黜之於外學顔八疏乞休許致仕去二十六年卒於家贈少保

張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知滑縣劇盜高章者詐為緹騎直入官署刼佳允索帑金佳允色不變僞書劵貸金悉署游徼名召入立禽賊由此知名擢戸部主事改職方遷禮部郎中以風霾考察謫陳州

同知歷遷按察使隆慶五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安慶兵變坐勘獄辭不合調南京鴻臚卿就遷光禄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道聞喪歸萬歷七年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改宣府時青巴圖已服其弟莽達阿猶桀驁所部巴林掠塞外史車二部總兵官麻錦禽之佳允命錦縛巴林將斬而身馳赦之巴林叩頭誓不敢犯邊後與總督鄭洛計服莽達阿入為兵部右侍郎十年春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搆黨大譟縛毆善言張居正以佳允才令兼右僉都御史代善言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允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益張夜掠巨室火光燭天佳允召游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一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尋以

左侍郎遷部録功加右都御史未幾拜戎政尚書尋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以李成梁擊斬逞加努功加太子太保成梁破土黙特瀋陽進太子太保召還理部事叙勞予一品誥御史許守恩刻佳允營獲本兵御史徐元復刻之遂三疏謝病歸越二年卒贈少保天啟初謚襄憲

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行人選兵科給事中劾罷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歴廣西雲南湖

廣兵備副使遷江西按察使隆慶初古田獞韋銀豹黄朝猛反銀豹父朝威自弘治中敗官兵於三厄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中甞陷洛容嘉靖時銀豹及朝猛刼殺參政黎民衷提督侍郎吳桂芳遣典史廖元招降之遷元主簿以守而銀豹數反覆隆慶三年冬廷議大征擢正茂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正茂與提督李遷調土漢兵十四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先奪牛河三厄險諸軍連克東山鳳凰寨礟之潮水廖元誘獞人斬朝

猛銀豹窮令其黨陰斬貎類已者以獻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廵撫如故改古田為永寧州設副使參將鎮守未幾僉事金柱捕得銀豹正茂因自劾詒磔銀豹京師置正茂不問尋代遷提督兩廣軍務當是時羣盜惠州藍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瓊州李茂處處屯結廣中日告警倭又數為害正茂議守廵官畫地分守而徙瀕海謫戍之民於雲南川湖絶倭嚮導乃令總兵官張元勲參政江一麟等先後殺倭千餘以次盡平

諸盜廣西巡撫郭應聘亦奏平懷遠洛容猺語詳元勲
及李錫傳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倭
復陷銅鼓雙魚元勲大破之儒峒犯電白正茂𠜱殺千
餘人嶺表略定萬歷三年召為南京戶部尚書以淩雲
翼代明年改北部疏請節用又諫止採買珠寶兩張居
正以正茂所餽鵞罽轉奉慈寧太后為坐褥李幼孜與
爭寵嗾言官詹沂等劾之遂屢引疾六年致仕歸久之
起南京刑部尚書居正卒之明年御史張應詔言正茂

以金盤二植珊瑚其中高三尺許賂居正復取金珠翡翠象牙餽馮保及居正家人游七正茂疏辨請告許之二十年卒正茂在廣時任法嚴道將以下奉行惟謹然性貪歲受屬吏金萬計初征古田大學士高拱曰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没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拱為善用人李遷字子安新建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隆慶四年官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左侍郎總督兩廣給事中光懋言兩廣向設提督事權畫一令兩巡撫相牽掣不便乃

改遷提督兼廵撫廣東兩特命正茂為廣西廵撫後遂為定制以平銀豹功加右都御史尋討恵潮山冦俘斬千百二餘級召為刑部尚書引疾歸卒謚恭介遷出入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錢年近七十毋終廬墓

凌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隆慶中累官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疏論衛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多議行萬歷元年進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三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

廣軍務代殷正茂時寇盜略盡惟林鳳遁去鳳初屯錢澚求撫正茂不許遂自彭湖奔東番魍港為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淛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明年秋把總王望高以吕宋番兵討平之尋進征羅旁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畧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猺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

守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遷去雲翼乃大集兵令兩廣總兵張元勳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諸處隣境猺獞皆懼賊首潘積善求撫雲翼奏設官戍之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飛魚服乃改瀧水縣為羅定州設監司參將積患頓息六年夏與巡撫吳文華討平河池咘咳北三諸猺又捕斬廣東大廟諸山賊嶺表悉定召為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以兵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陽河臣潘季馴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為戎政尚書以病歸家居驕縱給事御史連章劾之詔奪官後卒雲翼有幹濟才羅旁之役繼正茂成功然喜事好殺戮為當時所譏

贊曰譚綸王崇古諸人受任嚴疆練達兵備可與余子俊秦紘先後比跡考其時蓋張居正當國究心於軍謀邊瑣書疏往復洞矚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盡其材事克有濟觀於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考證

譚綸傳李佑附隆慶中被劾罷歸　臣章宗瀛按被劾罷歸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王崇古傳諳達疑巴罕巴死及聞言心動　臣章宗瀛按方逢時傳先叙鮑崇德說諳達心動後叙分道入犯與此互異謹識

王崇古傳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人

以為可許英國公張溶尚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為不可　臣章宗瀛按二十二人十七人五人史未臚列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方逢時傳謹列上五事　臣章宗瀛按五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鄭洛傳具疏陳扠番有六利　臣章宗瀛按六利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鄭洛傳棟又言浩爾齊宰桑亂首　臣章宗瀛按浩爾

齊宰桑原文火真棟言火真亂首查傳中及外國傳別無火真之名此時首敗盟為邊患者乃火落赤真相也疑明人不知繙譯撮二人名首一字合為火真如稱史車之類若依火真譯作霍珍恐與事不合今譯改浩爾齊宰桑謹識

張學顔傳以總督江東劾去官事白遷永平兵備副使臣章宗瀛按張學顔被劾及後事白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殷正茂傳劾罷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　臣章宗瀛按

沈應龍被劾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

凌雲翼傳疏論衔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　臣章宗瀛

按六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